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胡雪巖外傳
第十回 擺體面連朝奉差委 剃眉毛拼命來哄堂

卻說那日雪岩在蒼錦堂賞雪宴後，連日無話。那甥王爺奉了舍米的差委，便在雲棲山門外立下一廠，著香官監視。又於本府左近設立了一廠，命蔡蓉莊和馮凝監視。

又向湖墅設一廠，命魏實甫監視。又江乾設一廠，命程■監視。自己卻得了個總理的名目。其實也不曾理得什麼事，倒作成了那個魏實甫，自從湖墅設局起後，把米施捨一半，變賣一半，早弄下了好幾個錢，因便裝演門弟，招留奴婢起來。那派氣象，竟與對門借冠服的翁蓮生家相埒了。

一日，正在廠裡監視糶米施捨，有兩三個漢子爭多嫌少的鬧嚷不清，勢將和糶米的人扭打攏了。實甫因挺身出來彈壓道：

「什麼事？便胡鬧的這樣！」廠裡的人道：「他兩個前兒來，說是一家有五口子，討了五斗米一個去。昨兒又來，卻改了個姓，說家裡有著八口子。他們沒察出，又給了他八斗一個。誰料他今兒又來，說家裡有十口子了，定要搨一擔子米去。被我們看破就是前兒來謊米的人，因此不肯給他。他在這裡硬要呢。」

爺在這裡，請爺作主。」實甫因看著那兩個漢子道：「那個不興。便算米是該派舍給你們的，怎麼你家裡人一天便會多上這許多來？」那漢子哼了一聲：「爺也替我少說罷了。咱們家裡生來是幾口子，正是幾口子，咱渾家又沒去開門養漢，那裡便一天會多上許多人來？」實甫道：「那我不管。你前兒已來要了這許多米，隨你幾口子，一天兒也吃不了。怎麼今兒又來要米，這可不是胡鬧嗎？」那漢子道：「爺省嗎，咱們要去的米是一家幾口子一粒粒分著吃下肚子去的，不比似爺，拿了米去變了錢……」正說著，滿廠子討米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。廠裡人只面相覷。

魏實甫那裡下得臉去，便氣漲了，大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左右快給我拿下！」廠裡人初猶不敢下手，當不得那漢子兀自挺撞不休，左右只得用權拿下，當場交與地保管押起來。這一下子不打緊，倒把滿廠子討米的人激變，吶一聲喊，一擁而上，竟不由分說，把廠裡的人不拘上下大小，抓起便打。有些乖巧的，卻只顧儘量搶米，把一廠的米搶的淨盡。魏實甫見勢不對，忙乘間走了，待奔入城去告救。

到得胡家，便著管家人去通報。不一時雪岩出來。實甫搶先謝罪，並把剛才索米滋事的一番情節回明了。雪岩若無其事，說不妨事。一面教人拿名片去縣裡把人放了，一面教把甥王爺請來商酌其事。

一刻，甥王爺到來，雪岩接見。因問這幾處廠裡怎樣。甥王爺道：「別的也沒什麼，只是這些討米的人太貪心不足些。」

今兒去了，明兒又來，甚至一日來兩三次的也有。強的得了米去還吃不了，拿去變錢，弱的卻連一顆兒也吃不到口。便是這個，須得計議個妥善章程才是。」雪岩點首道：「這也不但此，便是司事吞吃的，我也打量著有了許多。那裡有一半兒真敢給窮民的！別的不問，便是蔡蓉莊一個兒，也舞的弊不少了。他前兒替我買的那些古畫骨董，昨兒王六先生看見，說全是假的呢。」

魏實甫聽了這話，猶如頂上打了個焦雷。待替蓉莊迴護幾句，一則見自己破綻，說也無益；二則恐搭一句牙，又疑到自己身上來。因便落得緘默。

雪岩又道：「便前兒那鴨爐子，顏庵替我做下價，教美明去買來的。那裡知道昨兒客來，我興抖抖的喊人捧出來給他賞鑒，誰知道他才看一眼便還的，點點對對說是在惠泉山茶會裡親見顏庵拿五十吊錢買的。你說，怎麼後來又會落在那什麼趙懷寶和來柔卿的手裡。這還不是舞弊麼？好，他也占了我的錢。有了，你們對他講，教他兄弟兩個家裡去享幾年子小福去罷。這裡廠裡，便著程■進來辦理。所遺江乾一廠，著乃鑫、乃望兩個孩子辦去罷。」這話一說出口，早有人飛報蔡蓉莊在、程馬藹知道去了。

這裡雪岩因笑問魏實甫道：「你瞧，我歷來去留朋友的事件，辦的公不公？」實甫只落得滿口恭維，再也不敢多說一字。

雪岩忽記起一件事來，國向實甫道：「我忘了一個大功的朋友。」

實甫道：「敢是說尹芝先生嗎？」雪岩道：「他倒和我信札常通的。就是前兒監假山工程把作的，那個叫什麼捷三，那人現在哪裡去了？」實甫道：「這便是郭連元，一月前已蒙東翁大先生恩薦，到左宮保大人營裡去了。」雪岩撚鬚道：「喔，郭連元便是捷三，這就罷了。我先還當是兩人呢。」還說：「連元已受抬舉了，卻沒有好處到他呢。」說畢，呵呵大笑。

卻好管家進來，報說程馬藹來了。雪岩傳命請見。程馬藹入來。

相見禮畢，遂依次坐下。開口便也告了一番米廠的難辦處。雪岩道：「那就該著實定個妥善章程下來才是。」程馬藹道：「章程也算妥善了。江乾一廠是分為兩局的，一局專發憑票及填明姓氏、年貌、里居、口數；一局專憑票給米，對驗年貌，有不符者，即扣留不給。那裡料他還有法子，把憑票改大了升斗領去，次日又來發票局裡領票。今兒是本色臉兒，明兒他便打上些顏色，裝做病了的模樣，教人認他不出。甚至今兒鬚鬚的，明兒把鬚鬚剃了再來。」說的雪岩大笑起來，因道：「這剃鬚鬚的法子倒也想得極通，咱們何不就仿他的法子，每一局裡派下四個待詔，索性限定三天散訖。每人都給五斗米一個，凡已得了米去的，把他眉毛剃去，做了記號，那他第二次再來，便一望而知的了。」甥王爺拍手稱善，因便吩咐管家傳諭各廠，照此辦法行去。

這裡雪岩因湖墅鬧了事故，想魏實甫再去時，定要吃虧，因復改章。蔡蓉莊所遺一廠，著甥王爺和馮凝兩個辦理，復命乃鑫、乃望

兩人襄理。江乾、湖墅兩廠，命程馬藹和魏實甫對調，各廠再添發五百擔米一處。各人領命，便都出來，各自照辦去了。

過了三日，平安無事，大家便都陸續到來銷差。蔡顏庵和蓉莊兩人，便也入府告辭回籍。蓉莊卻留贈一柄親手鏤削的象牙折扇骨子，上面套的扇面便是顏庵畫的。後來胡氏中落後，這扇被人偷出去賣，還值了五十兩紋銀，可見蔡氏兄弟的手段也就不平常了。

又過了一天，不料這些窮民被剃了眉毛，都弄的不像個人了。起先因要這五斗米，權且忍耐著，聽他們剃去。此刻見米也散盡，又是年關到了，正沒法子弄錢，卻好剃去了眉毛，便在這眉毛上想法子。依舊是湖墅裡那個漢子為首，對眾人道：

「胡大先生有錢，舍這許多米，那裡管是誰得了去。前兒那魏家小龜子吃我罵走了，他還沒剃咱們的眉毛。如今換了這程小子來，他替魏小子報復，剃咱們的眉毛。難道是地皮上的草嗎，隨他割去罷了？可知咱們身上的一絲一發，都是父母的遺體，那裡好毀傷了一樣？何況眉毛是一個人五官裡最要緊的物事，吃他剃了去，你們不到毛廁裡自己照瞧，還像個人嗎？」眾人道：「這也沒奈何，剃也剃去了，還講什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論理，干我什麼事，我也沒吃他剃了眉毛去。若剃了我時，我可有飯吃呢！」眾人都道：「正經我們合詐他去，可去得麼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去得去不得你不（甬）問，只問你們敢去不敢去。」眾人都一片聲拍胸道：「去，去，去！」那漢子跳起來道：

「既這麼著，快把我的眉毛也剃掉了，我替你們出頭去。」真個便有人把他雙道眉一齊剃去，便率著一千人，可有三百餘個，徑到胡府門口來。

一到門口，便發聲喊，一擁入去。把門上人嚇了一跳，忙出來問什麼事。眾人一口子叫：「快把程小子和魏小子兩個交出來，不干你們事。」門上人再欲問時，一眾人已蜂擁而入，在大廳上鼓噪起來。雪岩正在大花廳上延碧堂，和程馬藹、馮凝、魏實甫、謝美明等講話。突聞外面人聲鼎沸，當什麼大事，忙著瑞兒出去看來。

瑞兒領命出來一看，見滿廳都擠滿了人。因站在高處喝道：

「老爺有話下來！」眾家人聽說，忙東攔西阻的教他們止聲。好一會子，才漸漸把聲浪平靜了下去。聽瑞兒高聲朗朗的問道：

「什麼事？好好的講來，咱替你們回上去，再做理論。」那漢子挺身道：「你家大人舍米給咱們窮民吃，原是行的好事，怎麼

叫這兩個狗男女出來苛刻我們，還把我們眉毛剃了去？如今沒的說，米我們去買來還你，你只把我們眉毛還來。不呵，教這兩個狗男女出來，吃俺也把這毛拔的一根不剩，才罷了手！」

瑞兒道：「這不乾兩位師爺事，原是咱老爺出的主意。」

那漢子道：「噫，好嗎！」因指著那上面的御賜匾額道：

「你不自己瞧嗎，什麼叫樂善好施。你們施施米，把人眉毛剃了，叫人一世不得好日。這還是樂事嗎？善事嗎？」一個道：

「哼，老哥，你知道什麼，這匾原賜的是『勉善成榮』四個大字。後來換了這個，你怕還不知道嗎？」眾人便都哼個不住。

瑞兒道：「住了！咱問你到底鬧些什麼？待要怎樣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咱要眉毛還來，要什麼呢？」瑞兒道：「哼！你昏了頭了，也不看清楚了什麼地處，這裡敢是你們訛詐得下的地方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咱怕什麼，砍了咱的頭，不過碗大那麼一個疤，你家有勢耀，叫你那大先生出來講話。咱不耐煩和你這小狗奴才吵嘴！」瑞兒見彈壓不住，只得走下地來，進去回雪岩去。

這裡管家等見用勢不得，便做好做歹的開導他們說：「咱府裡沒有講不了事件。不要只一味子胡鬧。你們無非為剃了眉毛，聽了講，說不得好日了。憑在咱身上，替你們回去，給些錢，你們做生計去，也就值得了。」眾人見說出一個錢字，便都軟了下去聽講。還是那漢子說：「既爺們這樣講，是了，煩你把這番苦衷回上去。說咱們也是出於無奈，才來驚動府上，一切總看過一層。我們總是愚民，不知道禮節。明兒上面有話來，煩你傳喚一聲就是了。」正說著，甥王爺頭戴一頂紅絨緞拉虎皮帽，平金壽字圖四方馬褂，泥金黃一股原袍子，腳下一雙粉底京靴，腦後拖著大辮，額前綴著珠圓帽花，眉似籠煙，目若點漆，頗有種英俊氣象。一手籠著馬蹄袖兒，一手握一管京八寸的荷包煙袋在嘴裡吃著，出來站定。先把眼光向人叢裡溜了一轉，猛可地把雙眉豎起道：「出去！站在這兒管甚麼事？」

早有管家們過去好說，將他們一干人攔出階沿下去。甥王爺又看了一眼，見眾人額上都光禿禿的沒了眉毛，實在不成個人相。心裡好笑，面上卻愈板將下來，回頭喝問管家道：「怎麼還不攆出去，待怎麼樣？」仍是那漢子出頭，撲地先跪在甥王爺面前道：「小人們那敢怎樣，只一世不得好日了，求爺體恤下情，代小人們作主。」甥王爺道，「哪有這話！我對你講，你若說是來求周濟點兒，倒不值什麼。你若竟說是糾眾索詐，你可知道王法麼？」因回頭向家人道：「你們向賬房講去，叫酌量著周濟他們幾吊錢就是了，出我的賬。」眾家人一片聲答應個是。那漢子帶著眾人，都如山角崩的磕下頭去。甥王爺也不理會，竟掉頭走入裡面去了。

這裡由賬房裡的酌量每人發給了五兩銀子一個。賬房先除了九扣，管家們又扣下了三成，那漢子吃沒了一半，到得那乾人手裡，只得幾錢兒一人了，也就罷去不提。正是：